雲莊四六餘話

雲莊四六餘話

楊囦道　深仲

范石湖帥蜀上巳日大燕樂語僚佐撰呈皆不愜意有石其姓者一聯云三月三日豈無長安之麗人一詠一觴載講山陰之禊事語出天成公心肯之或謂趙衛公雄爲帥時命僚屬撰樂語有此一聯其人姓楊

國初二浙州郡士子應舉者絶少括蒼大比今幾萬人當時終場僅六人以三人預計偕有謝啓曰類矍圃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友益

者三損者三語雖類俳而用事精切六人之中亦
不可謂無人也
國朝詞科以露布命題凡四李正民唐西海道行
軍大總管破吐谷渾露布曰夏禹徂征以討有苗
之弗率周王薄伐乃聞玁狁之于襄鳥樓鼠竄方
假息以偷生□□□□終投誠而請命○薛嘉言
曰□□盜取節印終嬰北闕之誅□□困辱使人
旋正藁街之戮遠犇突厥之庭戎荒屏跡共上可
汗之號異域歸心龍駒千里越流沙青海而來鳳
歷萬年頌正朔白蘭之外○秦檜唐擒頡利露布
曰商邦嘉靖乃伐鬼方於三年周室中興亦飭戎

車於六月整王旅之雲屯依天聲而雷擊氣調時
豫豈容微祲之弗除地闢天開奚有纖埃之未掃
○呂成公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曰衆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爲壯而曲爲老
烏可恃強牧野若林之旅罔敵有周昆陽彗雲之
鋒亦殲於漢顛躓窮途過項籍烏江之窘零丁匹
馬猶本初官渡之歸○王壁唐天下兵馬元帥克
復京城露布曰襁負歡呼喜漢儀之復見壺漿迎
勞知商德之來蘇○石延慶曰士氣益振爭鼓勇
以猋馳天聲函張咸望風而膽駭赤眉已破遠踰
漢光再造之勲淮夷來鋪顧紀周后中興之雅

莫沖詞科代守臣進賀靈鳳瑞麥芝草圖表云載
飛載集珍禽標五采之奇寶方實苞嘉種合兩岐
之穎兼致煌煌之秀於昭赫赫之符品物亨而性
類修巳懸陶於風化五穀熟而草木茂爰並見於
坤珍○葉謙亨曰備五采而盈萬數同孝宣紀歲
之休導六穗而歌九莖小司馬奏篇之旨○王端
朝代守臣賀慶雲瑞粟野蠶成繭表曰甄陶洪化
適當千歲之期蟠際至和參著兩儀之瑞治尊涿
野彩絢芳甸慶溢閩山秀充嘉穗至若綠蠶之異
灼於黃運之隆顧百世相望已謂罕逢而創見則
一時並集未聞紛至而遝來天不愛道咸覩昭回

壞有呈祥增光種績○莫濟曰聖賢相逢默運精
神之妙天地並況允臻形氣之和非霧非煙爛光
華而在上爲衣為食均動植以效珍浮空抱日而
照示天休垂頴吐絲而成非人力○秦檜代宰臣
賀曰有五色雲表曰君德無私明有同於日照臣
忠匪懈勢有類於雲從帝表常瞻固已傾心於就
望官名久正毋庸紀號於青黃○滕康代宰臣賀
野蠶成繭表曰被皐以生驗漢庭之熈洽食槲而
化彰唐室之隆平終或類於八綿初不資於三漉
五泰示占豈俟絲人之獻三靈錫福無慚織室之
供○盧益曰成匪婦功不假柔桑之育化由天造

奚煩燠室之居。李熙靖曰垂衣而治播品彚以咸和叀緒之餘布郊原而薦祉。謝谿代宰臣賀老人星見表曰超貫珠連璧之輝軌出丙入丁之度若乃台階為太平之符景星出有道之世熒惑退而增筭東井聚而創圖方之有開必先未可同日而語此多借用其它星事視華陽賀表益見作者不同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乂馬元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曰鄅國在琅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前人記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為的對紹興中馮侍郎楫羅侍御汝楫在朝或戲為語云侍郎侍御楫汝楫無能對者時范檢正同陳檢詳正同俱為二府椽屬徐彭濟續云檢正檢詳同正同時以為天生此對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總賦云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躭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夢溪筆談

元祐四年　上再享明堂三省以章獻故事將俟禮畢百官班賀於會慶殿　太皇太后宣諭何敢

當先后之禮祀事旣成　皇帝賀於禁中百官皆
賀內東門足矣轍時在翰林至都堂宣旨撰詔有
云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祇畏豈以菲涼之德自比
章獻之明矧復　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
閨左禮文旣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
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龍川
略志

陳恭公執中素不樂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
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歐公還朝為學士陳為
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公當草制
自謂必不得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

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
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手録一本寄其門下客李
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鄭戩知開封府又知杭州及知長安謝表曰聽嚴
城之更鼓未卜何辰植勁柏於雪霜更觀晩節上
曰戩器識英豪朕欲用為宰相故詳試於外也
魯魯公長於四六雖造次簡牘亦屬對親切魯公
布為三司使被黜公有簡别之曰塞翁失馬今未
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為福
紹聖中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　神宗實録
被謫中書舍人林希草詞云謂尔同為謗訕則于

今具藁不存謂尔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為得實

諫臣被黜到任謝表往往詆訐傳獻簡知和州表云以臣性本天成惟朴忠之是徇謂臣官有言責盍去就之當然人以為得體

李復圭自慶州以軍變事左遷知曹州謝表曰誤蒙恩制更守陋邦　神宗赫怒云曹股肱郡乃為陋邦不遜如此乃知廣濟軍劉貢甫自修起居注守曹南謝表云薄淮陽者願留禁闥厭承明者樂在會稽臣不敢然仕本為祿亦不足之語但婉而成章耳

陳瑩中初任潁州教官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公因以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不以爲忤因以薦諸朝

王韶由熙河帥入爲樞筦與時相不協而去出知洪州怨躁不已謝表云爲貧而仕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云聖問有時或差臣愚未嘗由狥乃出知鄂州建中初張文潛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論來表用我字大無禮引王韶故事乞竄謫魯公云王韶聖問有時或差乃不遜我來用經語恐不可罪乃止

何頡之斯舉黃岡人道士沖妙大師李思立重建東坡雪堂斯舉作上梁文其略云歲在辛酉尉為鸞鳳之棲堂毀崇寧奄作鼪鼯之野又云沖妙大師前身化鶴嘗從赤壁之游故事博鵝無復黃庭之字數語皆警策

蘇明允之喪蒲宗孟為會葬致語云漁釣渭上韞六韜而自珍龍蟠漢南非三顧而不起道將墜喪天不假年書旣就於百篇爵不過於九命世以為知言

東坡啓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歎自蕩之波臣或謂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

蕩莊子本文無之蓋謝眺辭隋王牋云不宿滄溟
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丁晉公在海外作陳情表敘策立之勞有云臣有
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　上於是徙公雷州道
州復秘書監光州居住其謝執政啓云三十年門
館從游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皇
宋詩選
林敏功子仁蘄春人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後以郡
守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視朝散大夫敏功稱
疾不受告有旨守令率鄉黨親戚耆老親臨勸諭
敏功不得辭謝表略曰自是難陪英雋之游奚敢

妄意高尚之事卧牛衣而待旦寒若之何搔鶴髪
以興懷老其將至又云守令親臨賓友咸集諭臣
以雨露之澤但可均霑戒臣以雷霆之威不可輕
忤
范純仁堯夫上遺表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
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
君又云萬里波濤僅免江魚之葬五年瘴癘幾從
山鬼之游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
或能親奉於堯言又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
保佑之憂勤不顯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
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表既奏蔡京用事下有司欲

罪其子李端叔云代作遂廢錮終身

張文潜不惟工於詩篇尤精於四六警句云雖相聞雞犬實一葦可航之川而坐畏簡書有其人甚遠之嘆宗祀于明堂旣盡寧親之孝大賚于四海徧覃及物之仁進而行乎本朝爲君子使居則蕭然一室現居士身訓五刑之屬三千初非獲已奪伯氏之邑三百誰曰不然

蔡京爲學士承旨曾子開爲學士曾子宣韓師朴並爲執政一日中使召京鎻院草麻拜韓公爲左僕射京欲探上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分作兩相之意上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

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子開草曾公右僕射制故其破題云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為而發

陳瑩中著尊堯集累遭貶逐蔡京再相瑩中之子正彙告京言語不順父子追逮對獄正彙以心疾竄海島公移置通州遇赦自便謝表略曰狐突教子素有不貳之風曾参殺人寧免三至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渚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

寫臣之心

陳無已啓云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然屬麑於秦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徇軍功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山谷懷荆公詩云啜羮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又誤以西巴為巴西後山亦遂口口口之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栖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左右對掌書記田絢上

欲以翰林處之論者以不由進士科又無引援乃止侯鯖録

章惇元祐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快快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

景祐元年張唐卿牓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　仁宗怒曰後世得不詒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嵓穴夙藴經綸鸞遷未出於喬林鵾

薦屢光於鄉校縱鑾誠虧於遠到摶風勉屈於畀飛　上頗悅　玉壺清話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江鄰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　侯鯖錄

蔡天啓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步成天啓揮毫立就文不加點擬授節度使制曰鳴戲千里繆之毫釐朕不從中御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唐宋詩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

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　徽宗親題所御扇然丁晉公詩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王元之黃州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詩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前輩不以為嫌也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制云汲黯何為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制云夷攷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

朝故有是語汪浮溪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門為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弛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光 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 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表云考皇祐明堂之故

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虞卿以知紹興府進華文閣直學士謝表曰數甘泉法從之舊員正元朝士之餘單當淳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纔十餘歲耳容齋四筆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浮溪多用之然須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為合宜東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

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
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
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
歳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之本州為
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它故長奉賢王之
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為汪樞密謝
子自口中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謝表曰知臣茲
髪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
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
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
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

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輙云知臣察臣眞可笑也

宋覢之父惠直爲江州德化簿王彥昭涣之出帥長沙郡守令作樂語以宴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爲簽幕亦俾預席其中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遂逢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郡守讀之大喜謂句句着題薦于時相何清源即除書局繼中詞科聲名籍甚

朱弁字少張晁以道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

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　六蜚在維揚授閤門宣賛舍人副王倫出疆拘在北庭因王歸賫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竟飛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淚灑冰天　上覧之感愴在北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忠宣張侍制俱南歸易文資文公乃其族既卒為作行狀尤忠簡作誌銘葬於西湖之上

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不遺餘力李泰發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揮麈

餘話

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教授為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為用事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信乎不可不審也

□□□□□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

新廟斿衣冠招䰟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
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嘔血
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
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
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
顧雲編藁羅隱湘南雜藁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
洪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
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
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
安吉主簿云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雲

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
願求録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
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惜超昇之獎此牒
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
記所撰殊為不工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唐張鷟龍筋鳳髓判無一篇可讀如白樂天甲乙
判詞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聯於此甲去妻
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
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
之有怨曷陟屺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
而為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

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亟馬為政馬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達貴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緼○乙為三

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
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
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
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
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崇寧中在太學蔡
嶷為學録元亮惡其人不以事前廊之禮事之蔡
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後復詣學道過和州
□□□□□□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
□□□□□□□啓旦而往馬其警䏶曰定館而見
□□□□□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
嗟激留宴連夕餉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

公聞遂登大觀三年進士科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以淮甸賊起除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行成方與
耿堅圍楚州不克唯命遂反旆上疏言李成以餽
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疏奏　高宗即遣
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
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
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
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命作謝表其略云雖壘
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
之生事書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未

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其略云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旨申舟假道初无必死之心

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鷃閣以龍門為虬戶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兎為魄兎以風牛為颼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文章叢說

□□□云陸士衡文章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論也文章无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老杜詩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邵太史云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共

稱之歐陽公以為類俳可鄙然天高地逈覺宇宙之无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孫尚世其學耳

蒲傳正在翰林因入對 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東坡入翰林謝表曰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葉少蘊始見姚令威叢語而石林自記却不及此

揮麈録

元符末曾文肅公拜相弟文昭為翰林鎖宿禁中面對諭旨文昭力辭 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

禁中已檢見韓絳故事矣不須降文昭始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　國朝以來兩家而已金坡遺事載錢希白為文僖草麻雖云儀同鈞衡實未嘗秉政也

汪輔之熙寧中為廣南轉運蔡持正為御史摭其謝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成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後數年興東坡之獄蓋始於此　揮麈後錄

□□□□秦檜之罷右僕射制云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

文詭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
築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綦大
憾之亦不能深害
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紛集謂蟾蜍萬年背生芝
草李譓守河南得之以進　祐陵大喜布告天下
百官稱賀上表云九天睿澤普及含靈萬歲蟾蜍
聿生神草木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
壽乃合為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　上命以金盆
儲水育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膺迹盡露
上怒黜譓為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為美
野人之愛則深秉輿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

朱新仲少仕王彦昭幕下有代作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才晴又雨牡丹蓋數十種欲拆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彦昭好令人歌柳詞又嘗作樂語云正好歡娛歌緑樹數聲啼鳥不妨沉醉拚畫堂一枕春醒皆柳詞中語

晋陵簿父死欲孫尚書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云文成纔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孫欣然落筆旣刻就遂寒前盟且作啓爲謝孫報之曰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辭諛墓中人遂成虛語鴻慶集中今已

删改

周葵郭義守平江浙西憲李仲永承秦會之意回奏葵在郡錫宴北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葵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李巘詞科代宰臣進四朝國史列傳表曰素王述事存勸善懲惡之方太史著言採扶義立功之節名臣畢萃蹕劉珍建武之規異域旁該掩徳裕會昌之作○趙彥中云錄公卿而為世本肇自有能傳臣子而易編年倣縣司馬○高崇奎辭免內相兼修史表曰玉堂揮翰譽殊乏於令狐金匱紬文才當延於司馬一則詞臣令狐綯一則太史公司

馬遷不惟事精又且對切視趙彥中詞科表以有
熊對司馬此又勝焉○唐仲友代提舉國史進
哲宗　高宗寶訓表曰文謨武烈繼承深切於清
口口典三墳紬繹初成於大訓攷數十載之宏綱
撮其機要著一百篇之奧義炳若丹青襲六為七
已高掩於漢經咸五登三㝠盡循於堯道○呂成
公代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曰舜歷在躬大
一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睿謨　高宗在
位恰三十六年也揭之象魏固井井以有條颺之
康衢亦洋洋而盈耳言如絲而出如綸昭華簡冊
大作綱而小作紀布列章程臯陶見而知之豈容

倫擬子夏得其書矣烏測淵源。王雲代宰臣謝
賜重修　神宗御集表曰宸章載集仰光紹於先
猷寶軸初聯肆寵頒於近列異議盡銷無復浮雲
之蔽日成書大備始知滄海之遺珠。第二人石
忞曰業鉅事叢仰風雷之鼓動手披目覩驚雲漢
之昭回俱未見重修意悼夫子闕文之史足周公
立政之篇謂堯言皆得以誦傳故周賚不忘於錫
予
慶元二年五月奉　孝宗皇帝御製藏華文閣詔
曰經緯天地道存渾噩之書鼓舞雷風仁溢溫純
之命寫之琬玉炳若丹青太微三光之庭丕闡鳳

巢之勢上帝羣玉之府遂通龍紀之聮此高崇奎筆也

楊誠齋賀虞雍公啓曰小人何怨而願其去君子欲留而莫之能上非不知天則未定萬里灔澦魚龍亦憫其獨勞三入脩門鼎軸乃得其所付洪鈞一轉乾清坤夷泰階六符芒寒色正○賀史丞相啓曰　光尭之託以子不待致商山之老人嗣聖之選於朝無以易甘盤之舊學其在初九之潜已定畫一之講清風發而日出應龍翔而雲從天之欲平治也時則可為學焉而後臣之政將焉往○

賀張魏公除宣撫啓曰得一韓以在軍中倚而須

慶歷之捷捲三秦以取天下當不使漢高之淹○賀除都督啓曰口馬南牧析箠以斃其口衮衣東征投戈而拜吾父語皆奇壯脱略翰墨畦逕○朝陵與紹興方帥淼啓曰帝命攸司往省昭陵之松柏星言載路是經越境之山川側聞方伯連率之賢實維簪筆持橐之舊借曰駿奔而靡監亦將謁文而後歸向時奉常朝陵以啓通帥近方省去

二程先生毓秀黄岡前此祠堂闕焉郡守李貳卿訛經始締創　朱文公大書扁牓且爲之記李自爲上梁文曰江趨廬阜而東實接濂溪正傳之派山揖浮光而北又鄰司馬載毓之邦蓋溫公生於

光州故名曰光子周子隱於廬山之陰濂溪在焉

光黃江皆鄰州亦異事也李乃文肅之孫文學典

刑固有自來黃岡羅惟嘉定辛巳之厄祠與記俱不

存其子□宗以文公親札記扁文帖刻石于家以

□□□□□畫贊此所謂長樂之□□圖堯舜□

□□□

□□□于闐王增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

□□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

極函三通太和於一氣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包括璽文無一遺者

華陽授韓魏公門下侍郎制曰惟召公之託嘗聞

顧命之言惟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遂決至慮者材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賛非常之輔○授曾魯公門下侍郎制曰大火基宋實開五聖之符六龍乗乾遂繼中天之運○授右僕射制曰子孟之承先帝預定大謀召公之保三朝率躬一德形容二公定策元勲可謂盡矣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為例華陽居政府日久生日禮物謝表最多命意措詞無一雷同有云記犬馬始生之日知有感於劬勞推君臣同體之心欲俯均於憂樂或謂以犬馬對君臣

恐未然又曰盤盂鏤器綺組織文將之實篚之衣申以在坰之駟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晩幸逢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衮衣何闕曾無小補之施台鼎未調更竊大烹之享祿不逮於養親空懷永世之慕忠可移於事上何惜一身之捐鼎司濫處方懷覆餗之憂家食已豐更玷養賢之禮笥衣出賜衰微不稱於身章廢秉分班勉強自慚於駑力想象桑弧之設指景難追咨嗟蕭露之濃捫心獨感禮以養賢而爲先事不因人而遽廢餼羊豐碩蓋使知自養之榮醪酒旨清又將蒙飫醉之福隆漢家推食之

惠增周室錫朋之休良金燭乘嚴寶鞫於天駒藻
帛絢文雜華章於笥服拜漢庭之寵雖慚稽古之
工報周雅之章願上如岡之壽□□□□□□
□□□□
紹興丁丑詞科代交阯進馴象表就試之士僅能
形容畫象及塑象俱不見馴服生動態度惟周益
公說出象之步趨來庭之意遂中首選其詞曰賜
履南交預藩臣之下列效牽靈囿備法駕之前陳
首聯已見象為有用又曰昔虞因齒以焚身今喜
逢辰而效伎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
樂之八音能參率舞少致貢奨之義願回却馬之

□□憚奔馳𦍒捨鳶飛之跕跕無煩教擾俾陪獸
□□□般曲盡馴象生意○李文肅公邴漢老建
□□□之初由翰苑過樞府參大政嘗草赦書曰
□□□□□□既成開闢之功取日而授五龍始
□□□□□□多稱之其謝表曰造趙燕壁而返趙
□□□可用抗秦師酬魏顆死且不辭戡奉天之
□□□贊居中之籌寢淮南之謀慚汲黯在朝之
□形容當時事體可謂的切○慰表曰三年不言
已畢高宗之制五十而慕更深大舜之思時　高
廟聖壽五十餘耳○慰顯肅皇后梓宮入界表曰
作栗主以寧神求陪廟祏指栢城而說載行奉園

陵○賀朱丞相啓曰際天飛之運蚤參駿命之元
叶帝賚之求實冠羣公之表十龜成朋曾莫助告
猷之益五龍爲輔念嘗同遭變之艱○賀秦丞相
啓曰昆夷維其喙矣豈云曷著老而居岐山周公
方且膺之庶其會諸侯而朝洛邑大節著乎本朝
嘗左袒以爲劉氏孤忠奮乎絶域真不食而哭秦
庭○賀張魏公啓曰不有裴度何以服兩河强悍
之諸侯必用汾陽乃能使麾下貴倨之宿將錫弓
矢而服王命晉人所以昭糾逖之勲錫土田而告
文人召公所以極對揚之美○問侯趙丞相啓曰
口范蠡定傾之策何云棲越騎之三千同謝安鎮

□□功固已郤秦師之百萬○公自濟南寓泉南□□□□移墳剎建教忠院設祖神位齋僧疏曰□□□□絶非曩日之闢河而佛宇靚深亦向來□□□□□□經諸公品藻者茲不復記

□□□□□□還表曰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賢佞更世乃明○孫仲益謝復官啓曰□□□□或是或非一王尊而尒賢尒佞語簡益□□□□□

紹聖乙亥詞科代嗣高麗王修貢表其中選者首聯曰襲爵海邦猥被承家之寵露章天陛聿修任土之誠嗣守海邦已遠霑於聖化踐修臣職庶仰

紹於前人承祧繼世方遵守土之儀修貢效珍敢後充庭之禮俱是先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　本朝首聯曰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澈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畸日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為第二人○後葛勝仲代高麗王謝太平御覽表曰囊括十經之蘊網羅百氏之言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嘗資睿覽於西清益萃靈輝於東壁在漢則伊秩尚聞於入學於唐則吐蕃亦見於求經豈伊龍閣之珍藏乃作雞林之秘寶○孫仲益

為高麗王燕樂表曰環居島服習聞夷韎之聲仰□□□賓睠咸池之奏監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典樂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頓忘夫三月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乃與聞管籥之音○滕庚破題曰龍□□□頒鳳闕之新聲燕衎式均煥雞林之盛事□□□前作亦頗工緻

華陽草立　皇太子赦文曰王者承天立極莫不思長世之圖為國建儲所以正萬邦之本故朕親先父子而天下皆以為愛命發朝廷而天下不以為私又曰矧漢文命嫡著於即祚之初年且夏后

立賢期以傳家於萬世賜　皇長子頼王乞班留弼等下不允詔曰夫廣封建者所以大京師之輔正班秩者所以尊朝廷之儀豈有享高爵而處後陳不可緣私恩而撓公法又答詔云蓋位不同者禮異名不正則事違豈君父之獨私亦臣子之明分。封公主制曰周美王姬之華下正后之一等漢推帝女之寵主同姓之諸公魯郊築館早符下嫁之祥沁水疏園遂享衆封之賦表鮑女之宗嘉外事之所弗及抑館陶之子戒内謁之不可興。會公亮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制曰高旌鉅節遥臨踐土之津開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張

昇判許州制曰安世且老豈不有夙夜之勞申伯
于行是亦為文武之憲其致仕制曰雖送車之盛
不及祖于都門而行馬之施誰若榮於故里○李
□□□□□□禁旅之衛而夕警嚴於勾陳比筅
□□□□□□聲憺於大漠○李璋制曰朕念長
樂之慈愴不及養顧渭陽之族閒蓋多賢○謝內
相表曰宮床賜錦畫為新雋之人仙嶺浮鼇猶顧
舊游之客○請　皇帝恭謝前一日免詣太廟表
曰升燎于壇既節祖郊之禮奉璋于室宜裁假廟
之文今後馳齋蹕之嚴祇太室之薦竊恐霧露之
氣涉于宵衣輿馬之音震乎天步則非所以承祖

宗之愛來邦家之休又曰三歲然後卜郊維王者能類于帝七廟所以觀德維聖人能饗其親然禮之鉅者古或異行文以減者今容參當且執豆駿奔尚虞獻力之跛而登歌拜俯靡勝竣事之勞況初迪皇躬之龢寢攖邦務之決○又代乞休致表曰身留江海敢忘北闕之思志在邱園猶獻南山之祝○總使謝撫問表曰詔發芝函已建因山之號歌流薤挽更勤陟岵之思望極霸陵不改山川之舊悲深慶壽更無歌舞之餘下翔鳳之端闈風雲為之變色過濯龍之門館道路莫不隕心鴈飛銀海雖閟景於千年龍繞青山終遺祥於百世俱

警策可傳

林虞詞科代宰臣謝賜重修都城記表曰帝室皇居屹若金湯之固神謨聖作煥乎琬玉之傳方副□□□□□邇臣而拜貺龍蟠虎伏瞻王氣以雲□□□□□□神靈而山立○第二人劉弇首聯曰鐵甕崇墉更邇臣之筆削龜趺妙勒覃上聖之龍光蓋先說邇臣而後及上聖不若前名以帝室為首然既曰帝室又曰皇居不無蘭亭叙絲竹管絃之病又曰雖翼然京邑於此乎即安而咸若靈臺不可以彿紀歧鼓靡聞於逮下嶧山何補於示夸辭無所愧皆寫諸琬玉之餘家有其傳非副在

京師之比皆警聯也○第三人滕及首聯云築城固國規恢不拔之基刋石勒勳揚厲無前之蹟此又俱不及君上之意又曰成周致治肇隆西洛之謀班固摛辭重述東都之盛蓋宅中而圖大帝王之高致而歸美以報上臣子之至情此二聯上一段說城下段說記却平正如前二人其如首聯不逮何

胡交修代宰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於柔祇宸翰昭垂霈寵恩於邇服第二人李木曰柔祇顯格符聖祚以無疆睿藻昭垂著寵禧於不朽此便說御書不甚分明

何桌位中書日雙親具慶生日賜生餼謝表曰況
臣千載逢時雙親就養用羞甘旨無煩瀕谷之陳
誓竭疲駑何止翳桑之報乃浮溪文也
□□□□□□簡表曰肴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
狂□□□□豈有唐人之風度此浮溪文也謝景
恩已筆之談塵然未聯亦勝曰入趨表著知文竹
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靖康末浮溪代羣臣勸進表曰輙慕周勃安劉之
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率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
侯不輟以事周受圖髙邑之壇趣駕未央之宮時
方多故幸少留黄屋之心臣旣無功願自謹清宮

之職又表曰整襄城之駕而早戒脩途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力圖後效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横之兆又表曰雖以位為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賀登極表曰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中興之初文章與時俱高如此

權邦彥舉室爲北敵所擒邦彥僅以身免後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浮溪行制曰遇敵而致亟陵

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項典大州適當彊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可勝方寸之亂而眞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専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毋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終篇無一語非其實事

建炎德音有曰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彊敵商人幾至於五遷又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可謂說盡

當時事情此浮溪筆也或謂　徽廟時留北庭不可謂八世祖宗○後行馬忠河北經制使制曰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此以爲七世乃爲穩審○紹興改元德音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又曰小雅盡廢宣王嗣服於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於有漢詞壯而事切○靖康二年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舋而敷天同左祖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或謂帝王受命不

當以重耳爲比殊不知 太后誥命用此却似無
礙情真事切足以深感人心
建炎初募使北庭者多以選人授顯秩借從官以
□□□□布衣充選者浮溪行制曰雖山濤□□
□□□而季布得聲於梁楚漢使絕域必求茂材
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如文王
有玁狁之難始於憂勤仍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
要領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汝其遠慕侯
生御太公而歸漢皆膾炙人口
邢煥以次對換授觀察使浮溪行制曰假戎班之
峻秩勉爲朕遷庶戚里之貴游悉從鄉始又曰惟

周家十月之詩首識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選可及
伏波
浮溪行韓蘄王制曰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
口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制曰跪推轂而遣將軍
守境既騰於戎捷歌出車而勞還率疇庸敢廢於
邦彝縱精兵於數路若珠走盤□□□□□□□
□□□○行東京留守杜充樞密制曰仲尼既用
齊人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羣盜○
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扈從太母往洪州制
曰朝長樂之宮以日承於温清分周公之陝其身
任於安危○賜王綯為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

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彭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輙投於形迹之地。賜興國軍知通將佐奬諭勑書曰燕地盡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旣下恃即墨以復興

浮溪行知杭州葉夢得復職制曰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行陸藻等復職制曰人惟求舊朕方深賈傅之思忠不忘君汝無廢蕭生之意。王絢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豈有於它腸顔子庶幾尚何憂

於貳過○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制曰漢室備□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函之奔又曰庶分北顧之憂尚救東隅之失□□□□□□□□□□□□□□□□

浮溪代嘉王謝及第表曰鵬激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慚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代汪樞密謝子自北中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曰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言念一人之孝尚違二聖之歡賴谷及覲鄉伯方思於大隧廬陵在遠王綝敢顧於眉州

雖復鍾情忍令會面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西伯在商輙妄希於閎夭太公留楚誓博訪於侯生○洪州□□□□樞密御書褒賢閣牌到州錫宴表曰恩加屏翰寵及私庭倬然雲漢之昭回臨此江湖之都會凡嬰官守均被宴慈竊喜分符之地親臨衣錦之鄉旣頒寶墨以垂後復衍恩波而及餘見者皆肅如瞻咫尺之天威施之無窮當有護持之神物○代薛昂回授二子轉官表曰於狐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勉若桓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中懷祗懼之私能無抃蹈外弭維鵜之刺獨有縻捐○代

賀斬蘷離不表曰爰驅烏合之師力抗鷹揚之旅乃煩四校之出不遣隻輪之歸既首戮於鯨鯢乃悉除於蜂蠆征而不戰聊麾荆柄之幡梟以示懲永震藁街之邸○代明州趙守到任謝表曰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艫王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篚蓋高麗使命必往來于明後自明移守鎮江謝表曰二千里之鄉潮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舊俗猶存趙之所居共此長江而十八年前嘗宦京口○賀收復杭州表曰河有防而螘為之決稼太盛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敢摇蜂蠆之毒盜弄萑蒲之兵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戎旃所向

舉江山歸粕顧之間帥藩復宁他郡縣可談笑而得○江西提學司謝歷日表曰璣衡之政既與拜於恩書紘誦以時敢暫忘於德意○謝進書轉官□□□□□之後而无録雖幸踵成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囙多脱略穆王御駿以來歸巳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謝進書賜茶藥表曰遭漢家百六之災漫无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全書分北苑之上肤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頽齡○又謝表曰多識漢事徒竊慕於蔡邕續成晉書誰見推於陳壽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慚於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於宗元後知徽州

乃其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曰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泝遊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到任謝箋相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賀移蹕臨安表曰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始遊襄野卒然雖假於問塗旋駐歧山從者有如於歸市○賀移蹕建康表曰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賀復幸浙西表曰日觀𦅸負而至者已得其心時從馬上而治之不常厥邑○賀　太后還朝表曰方歎唐朝

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十載中
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
融洩可謂的事但鬱鬱葱葱說漢陵
□□□□□擾擾適當廷對未假臨軒禮部進士
始令有司試策一道不經御覽潭州進士何烈不
知所因只依常式於卷子內稱臣聞及聖問浮溪
爲考官坐不舉覺除集撰奉祠謝表曰謂子路使
門人爲臣雖誠詩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
心書馬者并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
求衛生賜如孟郊之應答參差唐人或有若何武
之薦揚盤辟漢法豈容○賀三戎帥除樞使啓曰

累歲賢勞蟣蝨幾生於甲冑一朝醲賞貂蟬果出於兜鍪

柔福帝姬自北中潛歸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浮溪行制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引用故事莫切於此後韋太后回鑾方知其偽當時下嫁裝奩僅及一萬八千餘緡所謂　國朝公主下嫁不過十萬之說此又不然當是渡江之初務從儉約耳自建炎四年迄紹興十二年十月請給錫賚廼共支過四十七萬九千五百餘緡偽冒之久未有甚於此者

翟參政汝文以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建炎二年秋

杭州卒陳通等嬰城叛囚守臣殺官吏公聞變發兵爲援作檄賊露布曰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爲腹心欲其守衛三軍賈勇悉勵貔虎之師元惡就擒卒正鯨鯢之戮不以賊遺君父□□□□□克敵示子孫毋忘勲伐暨王淵平寇□□猶以公不能成功降爲直學士又以不俟報擅發常平米賑越民飢降一官併作謝表曰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二事可謂兩盡而四六談麈止載自越援杭一事不無脫誤迨公去越人安其政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牘來即書其上曰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

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
建炎四年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遂陞府號後
移蹕臨安命資政殿學士張守知府事謝表曰肇
新府號久駐蹕聲履勾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
志想神禹之遺跡服卑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
宮充府治表曰六蜚回御想清蹕之餘音一札䟽
恩復黄堂之舊觀家在樓臺真羡詩人之勝戟森
兵衛稍知州將之尊廣厦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
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言　上於宮室無所增葺
也
容齋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

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口歲星在楚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口周公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惟自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

吕微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拜相東坡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吕以爲戲已不能無憾○張魏公都督江淮軍馬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洪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

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末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謂有所譏焉

湯歧公詞科代守臣謝御書周易尚書表曰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續東魯之韋編繼先秦之竹簡秘書深刻已參淳化之孝經方□□□遠陋漢光之手札○王曮云宸毫灑麗有□□□之文寶軸頒恩於繁雲天之象幾深幸脫□□□艱厄偶存於孔壁為梁邱而立傳未見全

□□伏勝之舊聞猶存樸學昔漢氏尊經嘗有書丹之客唐宗憲古爰勤鐫石之工參篆隸以徒繁力雖刊而僅正○容齋云三聖潛心著絜靜精微之典百王貽範皆渟滀彰厚之文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此三表必有能別其最工者

周益公謝宮祠表曰晨趨鳳闕綰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蓑之藍縷○辭免直學士院狀曰顧仙嶺之提鼇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曰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

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曰褐衣褐見莫陳漢成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〻除參知政事謝　太上皇帝表曰雖含生之類夙仰戴於陶成然太極之功終莫窺其運用。謝東宮牋曰羽翼自成昔固慙於園綺股肱汝作今尚勉於夔龍。謝樞密使表曰舞干來遠素知文命之敷歸馬告功尚見武成之作。謝復益國公表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畀。謝降少傅致仕表曰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口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非特匹夫之受賜是令四海之歸仁。益公謝宮祠表曰負茲有疾

人多疑玆字誤公後自箋曰出公羊威公十六年
諸侯有疾曰負玆玆新生草也

許貳卿奕丁難服除入朝謝啓曰終三歲予寧之
制予寧二字或謂即喪與其易也寧戚殊無意義
蓋漢詔士大夫遭父母喪者予寧三歲即假寧之
寧俾之治喪耳荆公謝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
令卞傳宣撫問表曰飭豎遣使已叨訓勉於禔身
輟侍與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正以與寧為給假也

□□□□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
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

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於職當作亦不爲作也如公之四六有云造謗於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隂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爲之一變至東坡於四六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宫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葢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而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亡矣

皇朝四六荆公謹守法度東坡雄深浩博出於準繩之外由是分爲兩派近時汪浮溪周益公諸人

類荆公孫仲益楊誠齋諸人類東坡大抵制誥牋表貴乎謹嚴啓疏雜著不妨宏肆自各有體非名世大手筆未易兼之雖詩亦然荆公留意唐詩山谷乃自成一家爲江西派近有以唐詩自勉者而趙紫芝諸人出焉四六之文當有能辨之者

賓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自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云十年羅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　徽宗蒙塵其對偶精確如

此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
吴融徐寅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
明皇回駕經馬嵬坡賦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顔之
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
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
擁翠華而不發天顔愴恨覺紅袖之難留神仙表
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
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
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
素綆以胡顔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

情寧解流傳於夜螿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渺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攏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虗空幾踐羣游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十數聯皆研確有精緻若

夫格律之早則當時體如此耳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
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䟽無所不用則屬辭比
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卬諷味不厭乃爲
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數十聯以詒
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
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韝上饑鷹
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
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
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
境遂稱於張禄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范

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淵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旣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筭○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幷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

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
指敢弗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
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
臣
宋齊愈坐於金國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
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
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人曰雖孟五行之說豈所
宜言表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
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
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
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

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卭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濵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歧公行制曰逺覧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謂賀啓曰早登黄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虗位皆杜詩語亦可稱文惠公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懐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

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
文安公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考旣安樂於
太平歲月日時又章明於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大
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書洪
範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上
下聯文皆未嘗輙增一字　淵聖乾龍節疏曰應
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而動偶蒙難於明夷
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
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
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貽

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僕緼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

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旣下臨於精意王子孫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行士衎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驩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

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
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
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决壞渠堰爲獎諭詔曰刻石
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
煩鴻郤之謡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
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陂童謡云反乎覆陂
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批執政辭修　哲
宗寶訓轉官曰念疊鉅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
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　哲廟正爲第七主
而寶訓百卷也○禮部爲宰臣以　顯仁皇后小
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

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猷時　高宗聖壽五十四也

修　聖政轉官詞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日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隋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磾仕漢秺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

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戊營之校尉○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黄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口口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忌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

朔之禮○青城山蠶叢氏侯封詞曰想青城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曰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北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獎諭吳挺詔曰閫外制帥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答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為王而留行又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皐伊之倫

冣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賜葉資政辭免召命詔曰見晛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

○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而罔不正○脩聖政轉官詞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閲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斿具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

爲龍惟尔有神時雨賜而利物○虞丞相贈父詞
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畴
於人者侔於天○大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髙
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
非有先生傳髙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
三朝會同漢京也○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
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
爠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
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巳深雖三日以往爲霖端憂
未貫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
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末

覩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斷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

唐憲宗采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宣示宰臣李藩賀表賀白居易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用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曰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庶幾爲座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

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表賀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辯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鏄去裴度荒於游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乾道甲午改元純熈既已布告天下于時守贑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熈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熈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舊説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寛焦薄脆之屬爲天生偶對觸類索之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于此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

泥肥和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絶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舴艋還同不繫之舟皆絶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斵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蠻

荆引歐越龍光牛斗徐孺陳蕃騰蛟起鳳紫電青霜鶴汀鳧渚桂殿蘭宮鍾鳴鼎食青雀黃龍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天高地迥興盡悲來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谷而左旋右抽抵卯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貔兕作威風雷動色秉其踣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霆鬬雷驅自北徂南輿尸折首左文右武銷鋒鑄鏑之辭是也

四六屬對精切如冷熱撰大小逢午度冬肥晝接夜前臺計十金府模羣王事有至難談何容易識

其大者斷而小之文經乙覽名冠甲科鶂退飛者六龜左顧者三顧龜晉馬王荀班金蓮炬類虎頭之癡虞馬尾之誤左懸右拱其餘不可勝紀丗有的對兩字錢神酒聖乙夜丁年競病推敲鼠璞蛇珠蒼頭赤脚逐北圖南重瞳隆準刎首琴心穿楊破竹指鹿嗾獒汗青戴白苦李甘棠方岳圜丘灸手噬臍三字新令尹故將軍二大老三達尊門張羅室垂罄蟻旋磨魚上竿三折臂九回腸度彦曲款乃歌靈運後祖生先柳生肘茅蓋頭黃耇日白雞年飛梭齒舉案眉廷尉爵丈人烏六鼇連萬牛解趙盾日傅說霖丈二組尺一書鷁退飛龜

前列馬眉白阮眼青蠵頭階龍尾道中賢聖外智
愚兩蝸角一牛毛屯戊巳守庚申四字舅甥酷似
兄弟難爲有臣三千舉相十六門外設羅道傍傾
蓋柱杖行脚把茅蓋頭諸父鴈行羣兒魚隊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老人大父造物小兒拔葵相魯辟
穀封留乾龍飛五晉馬接三庾亮南樓薛宣東閤
爲山進簣學海盈科擢髮有餘噬臍无及蘇刺史
天李將軍地鳳鳴十二鵬擊三千魯一眞儒衛多
君子拔十得五問一得三鏡中訪戴劒外依劉詞
奴宋玉字婢羊欣之類是也

雲莊四六餘話

慢亭黎夢庚秀伯校正